PL
2503
T36
V.3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　原第十七卷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與祠部陸員外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redacted]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毉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答元侍御

書序 原第十九卷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一首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郢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皥下第

送陳密
送李愿歸盤谷
送牛堪
序 原第二十卷
送董邵南
贈崔復州
送張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
送楊支使

送何堅
送廖道士
送王秀才
送孟秀才
送陳秀才
送王塤秀才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

書 原第十七卷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

○精○能○字○下○

開上下兩路對說到底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抑縮太雕

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骨氣稜稜○後半架空玲瓏足見先生爾日之文如川方至後人沿襲幾爛可歎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

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愼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惻惻若與家人語爲家人謀寒士得此當如挾纊

謝疊山先生論此段最精然諂字究不可爲訓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

兩波妙

則有大賢祿廩不足自給使以芻米僕賃之資乞憐於人宰相之罪也

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

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

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此書前半爲做八股用爛其擣扯不壞處轉在後半篇

足下賢者一
書之根下段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表暴其賢自古賢者少已下是慨賢者之不遇而勉之以始終無怠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忽展開以開筆爲束筆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

纔是正論

尺牘妙境長公與少游書

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即柳子天說）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穎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

類此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愼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備考 宣州主人崔衍爲宣歙觀察使同列多君子見送楊儀之序 靈臺見莊子

敦詩之賢公心仰服故爾傾瀉無餘○書中廻折最有味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

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備考 生紙 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異是

四句雙環謝疊山云陳止齋作論雙關法皆本於此然公又從

孟子戰國策出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嘗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

可爲戰慄矣故至此已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慢致謗不慢亦謗所謂君子在下位則多謗也可慨已又恐傷告者之意且辨且受悲憤中煞婉委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

豎義下當

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内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眞見道之言司馬子長知此胷中筆下省却多少怨尤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

各意極危聳正語自不寒而懷被刪節此段形容遽著五藏繫絡云云其辭之感心者幾何

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深慨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作文固竢知者知而知者難遇直須百世以俟聖人耳彼一庸

人譽即加喜一人毀即加怒者斷不可與論著述之事○自唐而來又近千載矣其未有揚子雲如故而怪子雲者日甚一日也噫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

詳略重輕可既

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
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
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尤賢）
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
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
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
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
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

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出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備考 **陸相**貞元八年贊知貢舉取士二十二人時稱龍虎榜 **司貢士者**貞元十八年權德輿司貢士陸傪佐之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及第侯喜十九年劉述古二十一年李紳元和元年張後餘張苰二年相繼登第並得公力或云韋紓卽羣玉是所薦無一失者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書 節度使邢君牙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

晚國策景翠意

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

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顧盼自豪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某再拜。

方著所與書之人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數十字一句讀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此轉不測）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即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老蘇木假山記靈變頗似

或問既曰是又曰異何也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

自衆人非而一人是則異矣是謂不詭乎道異謂不隨乎俗

提撕指點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

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備考 賢尊給事 劉伯芻

此書是立言宗指答李翊是用工級次答馮宿是著書者究竟要歸本於能自樹立不因循如其級次而造之而其書之成至於質鬼神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惑焉其爲大文與詩書相表裏若掇矣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蹷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

不喻所指。八月益凉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虛懷降抑莫非由中之談

前與陳生書或注商按兩書殊不合前書頗稱其文而此云不可通曉此書謂喩以所守而前書云所問則名所慕則料其非一人無疑

正論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

婉而直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文澀如樊，昌黎極服膺推轂，於此書獨云爾，豈以其不利舉歟，抑陳之作猶未能文從字順歟。厥後猶成進士，有文集十七卷，載唐志，倘亦聞公之言而幡然一變者歟。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最奉佛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引詩足上引傳走下

上言不信佛下言所以不信而排之之故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焚坑殘缺硬罪楊墨公嘗言孔墨必相用而今云爾豈自矛盾哉

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公非黜楊墨也惡夫害之甚楊墨者也

抑揚開合本司馬子長

悲激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陡轉）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

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公方以諫佛骨謫八千里外故此書淋漓悲宕盡出其意之所欲宣

叫破

自知之謂明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公於山林草野倨侮之人推其野而獎賞其强直如此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鞵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爲，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祗增愧耳。艮務寬大。愈再拜。

於微之特出一波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謹嚴）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叢）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末路又縱一波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嚴）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按據史法一字不苟前後章程尤肅栗不知鹿門何故以婉姍題之

韓樊高誼可風

書

序 原第十九卷

與鄭相公書 鄭餘慶以節鎮興元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

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備考 鄭氏兄弟 東野妻兄弟

總提分序

與袁相公書 滋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

懇到 一

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輙冒言之退增汗慑謹狀

措事過負

坐色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

食或作用非

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備考 將二州之牧 公綽觀察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兵五千屬刺史李聽往公綽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勝

文亦有鐵馬金戈赫赫洸洸之象

申述前書旆
麾一變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貙椿俱切）畏懦蹴蹜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雄渾頓挫

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徵兵不若召募公言之再三必是當日事立而宋人行之不免貽害雖前人良策亦須用何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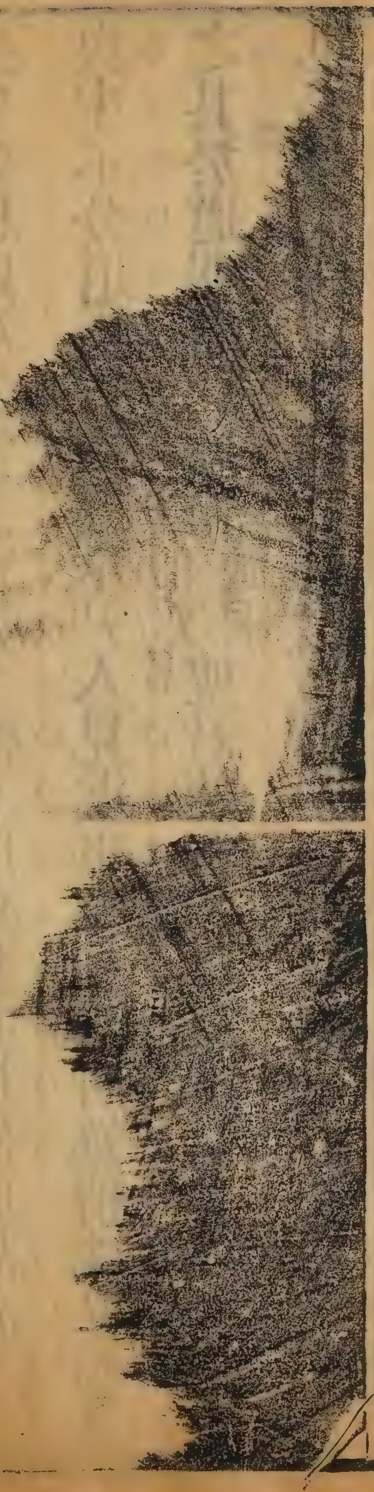
與華州李尚書書 絳元和十年出刺華州公同年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起以致和宜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易內貞外悔大臣處外忠君遠害之道具見於此眞良友藥石之言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長慶三年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有又義同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先案後申章法嚴潔

送陸歙州詩序　陸傪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已入人之於言矣又插天時心目為亂四鳴能易一物否文不難於奇難於確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獨、綴、三句）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古奪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

看來此序是昌黎論文書上下古今品隲允當莫被他許多鳴字遮過了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
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
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
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
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
者以解之

牽、聯、

輯評唐荆川曰韋合入天成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歷敘古來著作而以孟郊東野之詩繼之閃鑠變化詭怪惶惑其妙處公自言之矣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氣盛則宜後人有如許氣纔許摹倣他四十个鳴字

老子所謂贈人以言也公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

受一朝之享而汲汲思所以報王公大人何處得此後進之士而托之

直言極諍

茅評規字牽于公語乃

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序專爲于公重斂發越勢規許如江水過峽而走下破竹至數節後無着手處矣畢竟贈于公是主規郢州是賓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

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賓從事少府平

序。

備考 貽周字賓年

首敘風土慰行邁也兼揚厲本朝最得體

不此說起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

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備考 三令節 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 武公少儀

欣然神往○公諸序有如風狂雲駭海濤山立者有如春和日麗波平不流泛壽鷁棹蘭橈目眺江山而奏簫管於其中者可謂極文章之變而後之學者亦因其材質而取之可矣

送齊皥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愼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

為人嚮道若昌黎薦士於陸傪之類

接齊生不可端倪

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

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旣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備考 齊皞兄弟六人登第者四爲時名相者瑛也皞貞元十五年進士

易科之言甚陋儼然正色而誨之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章法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囁之舌切　嚅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沿諸本作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結構意趣夫人知之所難尤在設辭歐陽蘇到此等處未免帶俗所以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

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以不謝爲非而怪堪之亦不往也歷落中俱含訊諷

送董邵南序

用班史語句鍜鍊立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承轉

備考　望諸君樂毅去趙趙封以觀津號望諸君屠狗史記荆軻至燕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

此序惟朱晦菴得其意義所歸謂是深譏燕趙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蓋仁義出于其性者昔日之燕趙而風俗與化移易今之燕趙尙能如昔之燕趙乎序中明明道破而劉辰翁茅鹿門乃有燕趙豪俊之云何異說夢

突兀豪橫

倒煞刺史妙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兩水會一道

人于公之賢足以肅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爲于公言也又一贈法

通法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

麗一迮

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

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陛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備考 贈處見檀弓

選舉詳附進童子于道則仁人君子之用心

儒迹

斧劈

諸先生何辭以應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櫽括原道一篇此便不及孟子矣文章詳畧各有攸

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當也而原道引大學不及致知格物謂是無頭學問豈通論乎

夫獸淺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再詰

策文暢

公排釋老序多出奇此作獨堂堂正正

影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

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備考何韓俱出韓王安後俱唐叔虞子孫陽公陽城楊公楊憑也

堅卓○鳳鳴思太平也短篇中大文

本大雅極高之旨發爲奇文

識無英字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磅礴猶混同也蜿音苑蟺音善磅礴音旁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

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排擊二氏之文總無一筆說煞真乃水銀潑地

感發下他本有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九字茅氏文抄亦然今照考異不載

送王秀才序　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

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備考 醉鄉記（王績著績字無功王通其兄也）天子嗣位（德宗即位改元建中）

直將醉鄉記抑揚開合評品一番竟似此記題後亦一奇也愚按王通妄人著書擬春秋論語自比至聖公集中文字凡前人著書立言者靡不齒及獨不及通而于其弟有不得聖人而師之之歎意可見矣學者所當戒也

唐時通榜取人聲名最急此序亦忠告也

送孟秀才序 琯元和五年中第永貞元年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音志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去聲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聘入為考官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

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精至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

以聖人之道許與後生自當有此策勵

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論定于此矣太史公亦嘗孔孟對舉而未有必然之說若宋人則因公所論定而尊之非宋人始能尊孟子也竊以此爲太史公惜爲宋人幸也然公雖尊孟子而于荀楊則曰大醇小疵于子夏商瞿則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眞知灼見心平氣和

如北宋已後則不然于荀楊如見怪物焉於子夏之徒輒遭擯黜何心之不平氣之不和耶抑猶未能真知灼見耶悲夫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澧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

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備考 荆潭 荆謂荆南時裴均爲節度使潭謂湖南楊憑爲觀察使

韋布憔悴之上非性能而好而能有立者亦鮮矣

干支氣數本左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服弓衣也此謂納弓於服韔丑亮反）矢插房（房箭舍）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

評法

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備考 司徒公劉濟也遊學京師第進士父怦卒節度幽州 端公李益今相國李藩也

立言無裨世道文雖奇不足尚也讀此及送董邵南序公之言所以奇而益醇久而益尊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終